

东莞文学艺术院 编



刘锦明◎主编

中国作家第一村 新作精选

2013-2015

散文卷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东莞文学艺术院 编

中国作家第一村 新作精选

2013-2015

散文卷

刘锦明◎主编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作家第一村新作精选 : 全2册 : 2013~2015 /
刘锦明主编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5. 12
ISBN 978-7-5360-7769-0

I. ①中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87619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张 懿 李珊珊 张 旬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: 刘红刚

书 名 中国作家第一村新作精选 2013 - 2015
ZHONGGUO ZUOJIA DIYICUN XINZUO JINGXUAN 2013 - 2015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19.75 2 插页
字 数 630,000 字
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88.00 元 (全 2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编 委 会

总顾问：潘新潮 雷 达

顾 问：陈灼林 周伟森

主 任：刘锦明

副主任：丁志洪 詹振锋 胡 珏

编 委：曾小春 柳冬妩 罗国锐

陈 昕 丁 燕 刘 芬

主 编：刘锦明

副主编：柳冬妩

编 辑：丁 燕 陈 昕 刘 芬

目 录

新阳镇	雷 达 / 001
黄河远上	雷 达 / 008
百年钟声——香港沉思录（节选）	张雅文 / 019
父与子的战争	王十月 / 056
谁能改写历史	陈启文 / 074
断裂人	丁 燕 / 084
看得见东江的出租屋	丁 燕 / 094
文学“顿悟”前的黑暗	雪 漠 / 109
督陶官：唐英的手腕	江 子 / 122
工匠：童宾之死	江 子 / 137
看戏去	葛水平 / 153
河流带走与带不走的	葛水平 / 158
上善若水	葛水平 / 162
中村的傩	王 松 / 164
璜村的號	王 松 / 167
金精洞	王 松 / 170
我的亲历，然后文学	南 翔 / 173
辛弃疾：脉脉此情谁诉	彭晓琳 / 182
皈依母亲	郭严隶 / 191

丁玲苦难历程的最后一站	木 兵 / 199
翠景街 89 号	刘 芬 / 216
酿酒师	赵 勤 / 223
卡龙琴师	赵 勤 / 228
对诗的女人	赵 勤 / 232
舞者	赵 勤 / 236
历史绕不过的“逃港”	周 敏 / 239
前世风马	陈亦新 / 244
风中的舞蹈	杨 汶 / 256
乡村学校	晏杰雄 / 266
一粒种子的根	魏红花 / 269
麦香味儿	魏红花 / 271
我的巴里坤	魏红花 / 273
站街	夏 阳 / 275
中年疯	张一文 / 281
中华民族的抗战丰碑	孙重贵 / 284
梦是唯一行李	何悦英 / 289
同学，记得拉我一把	陈剑锋 / 292
原创骈体文选	王一丁 / 297
“中国作家第一村”落户东莞樟木头	陈 昕 / 305

新 阳 镇

雷 达

或许，从出生那一刻起，我就注定了与天水、兰州两地无法分割。我的母亲祖上是临夏人，实为兰州人，父亲却是天水人。我本人生于天水，一岁大点儿被父母带回兰州。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，一直在兰州，却不时往返于兰州和天水两地。

在外人看来，天水 and 兰州不都在甘肃吗？能有多大区别呢。其实，他们哪里知道，甘肃这块地方很怪，幅员辽阔，民族杂多，地貌错综，文化斑斓，是个至今也没有得到真正广泛认可的神秘的文化大省。它在地图上呈长条状，有人说像一只哑铃，有人说像一只马靴，有人说像一条飞龙。它广大到41万平方公里，从兰州坐飞机到北京的距离，与在本省从兰州飞到敦煌的距离竟相差无几。至于各处文化的错杂更是难以尽述。所以，天水与兰州两地，文化的异质并不奇怪，无论就口音、习俗、历史、风气、艺术、性格倾向、精神气质而言，都有莫大的差别。我从小穿行于两种文化之中。天水给了我一个广大的精神空间。

我的家乡新阳镇就很值得一说。它距天水县城约六十华里，是渭河上游的几大古镇、名镇之一。在我小时候它叫“沿河城”，却并不见城墙，不知何以以城名之，现在的人早不知“沿河城”为何物了。南面壁立着凤凰山，似屏障，颇雄壮，也叫邽山，据说古时属上邽县管辖。我发现，天水农村的风俗情调与《白鹿原》或高建群《大平原》里的关中农村极为相近。原来，一切皆缘于一条伟大的河流——渭河。渭河发源于甘肃渭源的鸟鼠山，向东流过甘肃东部，到陕西的宝鸡出大散关，流过经无数岁月形成的八百里秦川，最后在潼关入了黄河，全长近900公里，乃黄河最大的支流。记得钱穆先生曾说，所谓农耕文明往往诞生于河谷地带或冲积平原。细审之，渭河流域农耕文化成熟之早，其发达绚烂程度，应在黄河与长江文化之上。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地湾文化，半坡文化，如何能离得开浩浩渭水呢。

渭河从甘谷西端流进了新阳镇。它从胡家湾和裴家峡的中间冲出来，绕过四嘴山脚，拧了一道大弯，硬是冲积出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新阳川；河水从谷地中间穿过，呈肘弯形，将镇子劈为西南和东北两半。再往东去，便是有名的卦台山了，伏羲画八卦的地方，属三阳川境，是又一处名镇。我出生那年，“五四”运动健将、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曾登上卦台山，发出过“智缘书契始，一画破鸿蒙”的赞叹。

与黄河的雄浑不同，渭河大多数时候显得比较温婉，连水鸟也眷顾这片美丽的地方。我小时，从冬到春的河滩上，总有灰颈鹤和白鹭鹭优雅安详地散着步，它们有长长的颈和细细的腿。少年的我极爱它们，有时大胆贴近到只几步远，都伸手可及了，它们却神态自若，并不惊飞。新阳川分为西南与东北两片，集市在南面的温家集，我们居住在北岸，王家庄、赵家庄一带的人要赶集，要买卖东西，或上天水县，就非得过渭河不可。秋冬至初春，渭河水瘦，人们就架起草桥，草桥柔软有弹性，独轮车滚过时，忽闪忽闪，发出轻轻的呻吟。一到盛夏，渭河会变脸，露出凶相，发大洪水后巨石躺满河滩，景象很是恐怖。平时虽也有渡船可渡人，但常翻船，淹死人。聪明的村人就想出一法，在河两岸各栽一大木桩，拴上铁环，在钢丝上系一大箩筐，一次可坐四五人，来回拉动，像土造缆车，大大方便了老人妇人和孩子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广袤的河滩地种的全是高粱，每一株都像红脸蛋的女孩或英武的汉子，无边无际，血色深浓，随风摩挲出哗啦啦悠远闷暗的声响，好像里面藏着无限的秘密。看电影《红高粱》野合的那片高粱地，心想，比起我老家的，真不算什么。高粱在我家叫“秫秫”，是主食。“秫秫”吃起来酸涩，不好消化，据说因为产量高，乡人一直在种它，吃它。只有过年时，高粱才有点可亲，用高粱酿的“稠酒”很好喝，装在一粗而高的瓷罐里，下方凿个嘴儿，形如小孩的“牛牛”，一拔就撒尿似的冒出来。我一觉好玩，二觉好喝，喝起来没够，几次醉倒。我平生喝白酒没醉过，若说醉，也只醉在这稠酒上。

我至今惊讶于家乡灌溉系统的巧妙和复杂。它不用人力、畜力、电力，只充分借用水力。先是沿渭河边开出多条大渠，引入河滩，渠水宽阔，湍急，利用高低落差，每隔一段就现出一座磨坊，河水激溅得大小木轮飞旋，带动磨坊里各种石磨轰隆隆地转。小时的我会盯着水磨一动不动，听水声喧嚣，看浪花狰狞。四岁时，热衷观赏水磨的我，终于滑入了水渠；人进入磨道，不但必死，还得血肉横飞，但我幸运地被人救起了，成为乡间一佳话。对牲口我也好奇得很，曾钻到骡子身底下，遭一蹄擦过额头，血流满面，后仅留一疤。雷家巷道的老人们只要

一提起我，必会津津乐道这些。

我更忘不了老家纺织的风尚。几乎每家都有一台土织布机。人坐在高凳上，踩踏机子，一高一低的，手则不停地抛掷着梭子，发出咔嚓—呱嗒—吭嗒的声音，响遍了巷道的上空，一直响到深夜，甚至鸡叫天明。这是故乡特有的乐章。解放前布是缺货，洋布尤缺，农民只能穿自制的土布。新阳镇历来自产棉花，手工纺织业便兴盛，据说一副脚踏织布土机弄好了可养活五口之家。但要把带籽的棉花织成一匹匹布，得经过“取籽”，再将“生花”变成“熟花”，中间有八九道工序，难极矣。我家墙头就挂着一张大弓，弹花用的。织布机对我来说是神秘的，我常想那深深的农家院里，织布的人是谁，什么模样？后来走亲戚才发现，大多是些年轻的小媳妇，见来客人了，她们会走下织机，腼腆地默立一侧，她们清澈、忧郁的眸子是我终生难忘的。那也许是渭河流域一种特有的古典的美吧。

在我看来，我的乡亲们是些最有文化的人。这些平日的泥腿子、庄稼汉，扛长活的，一到大年初一早晨，一个个从门楣上刻着“耕读第”“诗书传家”“仁义孝悌”匾额的院子里走出来，大都换上干净的长袍，彬彬有礼，表情肃穆，背着手儿，缓缓地鱼贯登上寺嘴山的家庙，去敬香祈福。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对祖先、对传统的无比虔诚和敬畏。有些人的发型很怪，前半部脑壳剃得精光，后半部却蓄满长发。这是否晚清时代的一种子遗？康有为、梁启超似乎就留过这种头。我一见就想笑又不敢笑。这种发型，在我印象里，直到大跃进时才不见了。新阳人的方言也独特有趣，把奶奶叫“婆”，把爸爸叫“达达”，把你的叫“牛的”，把我的叫“敖的”，把舅妈叫“妗子”，把最小的叔叔叫“碎爸”，等等。家乡人除了勤于农耕，就是渴望孩子成为读书人，尤重视书法字画。看一个孩子读书好坏，先看毛笔字写得如何。外地公干的人一旦返乡，立刻就会有人手持宣纸登门来求“墨宝”。我毛笔字不行，这成了我多年来怕回老家的潜在原因之一。正因文风之盛，小小的新阳镇，出了不少人物，例如黄埔一期出身，曾任国民党甘肃省主席的著名起义将领王治岐，著名文史大家霍松林，资深国画家郭克，还有近年颇为活跃的著名宗教家，中国道教学会会长任法融——他是凤凰山席家寨子的，也可算新阳人吧。

登上寺嘴山顶，新阳全境尽收眼底。渭水萦绕，山风呼啸，城墙逶迤，枯草抖颤，天兰铁路风尘仆仆穿山越岭而来，不由人遥想历史。人们首先得拜黑爷。黑爷是雷氏宗族的偶像，史载黑爷名叫雷王保，生于西晋陇西郡，后为东晋有名的廉臣，其后裔多落脚于秦州。另一条史述似更切近现代，言六百多年前，1379年即明洪武十二年，王家庄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，植被茂盛，鸟兽成群，秦州守

将雷时清的次子雷彬携眷属到此，为最早的拓荒者，他又招来外甥王世清共同垦荒，此地遂起名雷王庄。我查了书，明洪武十二年正是颁布《大明律》的年头，朱元璋残酷的高压政治达于顶点，雷彬的“避世”无疑是明智的。再后来，修起了寺嘴山城堡，并建雷氏宗祠，供奉黑爷。清康熙初城堡扩建为庆寿寺。今天它已是闻名遐迩的大奇观了。

我摸着垛口坚硬如铁的老城砖问，这“方孔”何用？乡人说是防土匪的，能向下发射土枪炮，当年抵挡过“白狼”。谁是白狼抑或白郎，我真不知。老人们说得最多的，是1935年8月9日，红25军徐海东程子华部在长征中渡过渭水，驻扎于我王家庄、赵家庄的事迹。据九十二岁的王纯业先生给我的信中说，那天正逢集日，在办庙会，唱秦腔；因先前墙上多刷“红军可怕”“共产共妻”之类标语，大军忽至，群众惊得目瞪口呆。但大军秩序井然，群众并未惊逃，戏照唱不误。大军在河边磨工们的帮助下安然渡过河。首长给每个磨工赠送了中药两丸，说是治感冒和肠胃病有奇效。晚饭部队入各农家，凡取用百姓瓜菜、面粉、油盐者，必放置铜元、银元，红白糖、茶叶等物补偿，超过了市值。那天红军独未进国民党119军军长王治岐的家。程子华与王治岐在黄埔军校同过宿舍，八十年代两人在黄埔校友会上见了面。王说：“当年何不进我家院子。”程说：“你家土坯房破破烂烂，战士不愿进啊。”二人遂拊掌大笑。

1950年冬，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某部进驻新阳镇，后又撤出。我当时虽只六岁，记忆清楚。团部设在阎家场，连部就设在我家。解放军改善伙食爱吃粗粮饺子，用木桶装，每次总不忘用马勺给我盛上一碗。但春节之夜却出了大事：那晚军民联欢，院子里吊着汽灯，军队演一活报剧，剧情高潮时，“革命者”要用枪“打死”“叛徒”。谁知那天枪里有真子弹，砰的一声，对方真的被打死了。当时一片混乱。死者被用门板抬向团部急救未果，而开枪者当即被控制起来，就关押在我家的小耳房里，日夜有人看守。第二天，被打死的那位文化教员，装了棺材，在广场隆重举行了追悼会；而那个开枪的人，一周后在山根下被枪毙了，定性为故意杀人。这支部队的老战士们，料应记得这一段公案。

对新阳镇而言，最欢腾的日子莫过于1951年至1953年修筑天兰铁路了。因“新阳火车站”定位在王家庄，筑路大军便驻扎在王家庄、赵家庄周围，全是帐篷与板房。一时，天南海北口音的铁路员工涌进小镇，约三千人的大自然村王家庄也骚动起来了，整个村庄像过节般兴奋。小贩们的数量激增，而打扮入时的姑娘们常常在工棚附近勾肩搭背，嬉笑追逐，深夜不散。当时，开凿安林山隧道是一场大仗、硬仗，牺牲过多人，终于成功了。“试通车”的那一刻是终生难忘的，男

女老幼全跟随着火车跑啊跑，一个个跑得喘不上气，有人跑掉了鞋，直追到火车钻进隧洞。那时，“铁路上的人”，是穿四个兜儿制服，别钢笔，戴手表，用多节长手电筒向夜空中扫射的人，令人艳羡。嫁给铁路工人，也成了农村姑娘改变命运的契机。依我看，天兰铁路的修通固然是西部工业化的前奏曲，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爱情的胜利。甘谷女子，天水女子，成为铁路眷属者最多。

我的心就是这样随着记忆之舟滑翔着，起伏着。像这样的事我还能想起不少。小时，在阎家场的戏台下，因我说的是兰州话，村里孩子用好奇的眼光看我，齐声有节奏地喊“兰州娃”“兰州娃”，视我为“怪物”，想接近又不敢，便互相推搡着想挤到我。可我很快学会了天水话，隔阂渐消。我的家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那就是不管其他人回老家否，我是必须要在寒暑假回来的。那是当年我婆（奶奶）规定的。因为我哥是哑巴，残废人，我成了雷家唯一靠得住的继承人。老家的生产队居然同意给了我一份自留地，直到我大学毕业北上，才注销了。何能如此，我至今不解。不过，比起许多趣事来，最难忘的还是人。单从自然条件来看，或以为新阳镇很富庶，其实，这是错觉，这里地少人多，资源有限，仅靠传统农业维持着，低收入，高消费，以致近几十年来，人们一直在和贫穷做斗争。

我们的家，就出了一位顶门立户的女人，那就是我的大嫂谢巧娣。大嫂娘家是最贫困山区蚰蜒嘴的，为了糊口，她嫁来我家，做了聋哑人的妻子。因我的同父异母大哥雷嗜学是聋哑人，只会老实耕田。大嫂先是做童养媳，经历雷家老人先后谢世，逐渐成为家庭掌门人。她是六个孩子的母亲。为人刚强，泼辣，能吃苦，敢踢敢咬，不畏强势，护得住家里的那点财产，使一切觊觎者惧怕。

大嫂对我爱护备至，她大我二十来岁，对我的感情近乎母爱。大嫂一心想把我这唯一的小叔子彻底“天水化”。我少年时候，她就想着给我包办婚姻，每到寒暑假，就强拉我去“相亲”，我眼睛近视，根本没看清什么，敷衍而已，所以总是失败。嫂子似乎不明白，我是只能生活在兰州的，一切都属无用。

三年困难时期，我在省城饿得受不了，偷偷跑回新阳镇，其时满目荒凉，炊烟断绝，时见浮肿者卧倒路边，饿死的人很多。大嫂也饿得面色发绿，脱了形，却不顾儿女的哭闹，给我烙了高粱面馍。我看见，为了一家人活命，大嫂在拼命织布，并在山下开荒。那时扒火车，跑陕西，或下武山，用土布去换点粮票或粮食是一条重要的活命之路；但危险，东西常被没收，遭毒打，被轰下火车。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是：半夜，大嫂一层一层地往自己身上缠土布，缠到最大限度，人呈庞大圆锥体，头都不能转侧，下蹲更难，然后用衣衫裹好，挪着身子去扒火车。我无法想象，眼下是数九寒天，她纵然躲过检查，到了那里，该怎样卸下身上的

布？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啊。一次在陕西，她用土布和一件旧皮袄换得一些粮票和一小袋面。不料这家人忽然要她留下来当“女人”。嫂子哭着说，我家有哑巴男人和快饿死的儿女呀，陕人却不放；其人与嫂子在土坑上“相持”了很久，实为一场搏斗，陕人竟不敌。嫂子趁势扛起面袋夺门而逃，不顾恶狗追咬，连夜扒上运煤的货车。下车时人乌黑得与煤炭无异，当然也就躲过了检查。嫂子说，她再也想不起那是陕西的啥站啥地方了。

1966年春天，甘肃农村搞起了极“左”式“社教”，我家的中农成分忽被“补划”为富农（1977年又平反），平生好强的大嫂可吃苦头了。这个最穷苦的贫农女儿、童养媳，不得不顶起“富农婆”的帽子。她经常被扭去游街，干苦活累活，半夜也不让回家。后来才有所松动。我回去过一次。让我看不懂的却是，每次游街后，嫂子扔掉绳索木牌，抹去伤痕污渍，赶紧升火做饭，还说说笑笑，像没事人一样，与城里牛鬼蛇神的愁苦状迥然不同。我更看不懂的是，村人并不嫌弃大嫂，每天来家问事者、聊天者、托她介绍婚姻者仍不少。我甚至觉得她这个四类分子威信不低。

大嫂就是这样伟大的女性。她对我无私的爱是我一生难忘的。是的，她只是一个微贱的农妇，但她从不胆小，怕事，忍辱，畏缩，在她的身上有一种永远打不倒的精神。这就是我特别想说出来的感受。多少年来，每当我遇到逆境，挫折，或自认受了委屈，或无端烦躁时，就会想起新阳镇，想起大嫂，会慢慢“凉”下来。我也许还会自嘲：什么级别，什么头衔，什么专家，你不就是大西北来的一个傻小子吗？

1991年老家来信说，嫂子病重，是肺气肿；1992年冬天，她走了。接到电报时已办完事了，我没能也无法回去。她埋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想不到我们之间就这样阴阳两隔了。其时，她的孩子星散各地。她一走，雷家就完全衰落了。听说我家的老院变成了空院，蒿草长得比人还高，狐兔出没，正房塌了，门楼也快倒了。据说现在这样的空院在老家不少。我曾在梦中惊醒过，回想梦中的大嫂，她还是绾着老式发髻，穿一件斜襟的青布褂子，还是一张高颧骨的脸，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在闪亮，抿着倔强的嘴角。

我已很久很久没有回老家了。听说河滩地早不种高粱了，也不种小麦，而是清一色的改种杏子、苹果和葡萄，传统的农民早就转型为新式的果农了。其中“红跃杏”和“花牛苹果”是名牌，但仍然卖不上好价钱。我最喜欢的水磨坊早消失了，因为它赶不上电动磨面机先进，现代化的粮库也不需要它。至于老式的手动织布机，只能到博物馆去找它们的踪影了。渭河依然滔滔不息，却再也没有

草桥，铁索土缆车和老渡船了，钢筋水泥大桥把南北变为坦途。

新阳，新阳，我真的该回去了；可真的回去，我该住在哪里？

（原载《作家》2014年第4期，《新华文摘》2014年第13期转载）

黄河远上

雷 达

我六岁那年，1949年8月，亲历了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最著名的恶战与决战——兰州战役，其时我只是一个孩童，却始终没有远离火光硝烟的现场，亲见了尸横街头，血流如注，这也算我人生的一大奇遇吧。与我经历相似者恐怕少有。

有人或会问，你当时那么小，很多事何以能记得那么清？我要说，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孩子的记忆力，所有当时情景全是我的清晰记忆，毫不掺假。现在的叙述当然是糅合了后来的一些传闻和材料，但仍以自我的亲历、体验为根本依据。有一种说法，说人到老年，越是以前的事会记得越清，而眼前的事总是糊涂，看来确有道理。

战前马步芳说，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，不算太夸口。兰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有“西北锁钥”之称，它是一溜四面环山的长条形河谷盆地，唯有一条黄河穿过，唯有一座铁桥可通南北。当时环山已筑好坚固的防御体系；而马家军作为一支有宗教精神支撑、有家族血缘纽带联结的豪强武装，有“随军阿訇”相跟，凶顽悍勇，当年就围歼过水土不服的西路军。这支队伍人称“青马”，以示与偏软的“宁马”有别。所以，马步芳的骄狂自来有之。然而，他还是低估了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战斗力。

那时我家住兰州东郊红山根的农校，就在皋兰山脚下。战前已是每天听着先如一根铁丝颤悠，紧跟着一记晴天霹雳般的爆炸声，窗户纸被不断地震破。有一天，国民党飞机在农校上空炫耀，我正在操场上玩，飞机忽然嗒嗒嗒地向地面扫射了几下，大人急向我呼喊，我向教室狂奔逃避。现在回想，那是无聊的飞行员戏弄惊吓一个孩子，真可恶。起先农校是国民党伤兵的临时救护站，每天运来一

车车在外围战中负伤的残兵，多系“国军”，还不是马家军。我在路边，望着“垛”满人肉的卡车，一路滴血而来，缠满绷带的血头颅和断了手脚的白骨一齐撑在车外，血红撕拉地赫人。接着的几天，马步芳最精锐的骑兵日夜不息地绕皋兰山转移，不时有马匹与人从高山上滚落下来。再接着，皋兰山与附近的狗娃山、窦家山、营盘岭、沈家岭一带就响起了越来越密集的大炮、迫击炮、机枪、步枪、冲锋枪们混合的声音，到八月下旬，战斗推向了高潮。

后来才知，兰州战役是由彭德怀亲自指挥的。战前毛泽东来电告诫彭德怀：“打马是一个严重的战役，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。”8月23日到8月25日的三天，解放军与马家军在沈家岭、狗娃山一带相持不下，形成拉锯，双方死伤惨重，基本是一比一，各自死伤者多达四五千人。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电文中说，“我伤亡相等，敌人很顽强”。为征服对方，占领制高点，解放军中出现了多位“马特洛索夫式”的英雄，按其事迹，真不亚于董存瑞。曹德荣手托炸药包，炸开钢筋水泥的地堡；杀开了一条通道，壮烈牺牲。另一位佚名英雄，已受伤，就浑身绑满手榴弹索性滚入敌阵，炸起了一大片肉酱。最后，只能以白刃格斗方式解决战斗了。解放军中有位勇者，平时苦练武功，此时一人用长矛刺死了八九个挥舞马刀的敌人，成为佳谈。沈家岭被解放军一拿下，马步芳就知道大势已去，坐飞机逃往重庆；解放军一围攻城区，马家军兵败如山倒，马继援又逃之夭夭。我的一个朋友上世纪80年代在台湾偶遇马继援，席间，马说：“我们实在是打不过，我们机枪的枪口都打红了，人还是一层一层往上冲。”

那时大人小孩都彻夜睡不成觉。8月25日半夜，兰州北边天空忽然烧红了，有人大吼，铁桥着火了！铁桥着火了！我赶紧跟着大人登梯子上房——我是被抱上房顶的，只见铁桥方向燃起熊熊大火夹杂以繁稠枪炮声。后来听说，成千上万的马家军欲过桥逃往青海老巢，不料一辆过桥弹药车被枪炮击中，发生大爆炸，引燃了铁桥上的木板；木板烧尽，桥变成了铁架子，溃军前涌后推不息，纷纷掉入黄河。这帮不会游泳的“旱鸭子”只能淹死。据统计，“淹毙者近二千人”。

这里有必要说说兰州老铁桥。它叫中山桥，位在白塔山下，金城关前，号称“天下黄河第一桥”。现在看来它可能是世界桥梁史上的一个奇迹。1907年由德国泰来公司包建，材料全从德国运来，甚至一个小螺钉。总耗资约三十万两白银，于1909年建成。德商承诺“保固八十年”。这座桥，承受过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，遇上过黄河“起蛟”的盖顶洪峰，在兰州战役中又饱尝了枪林弹雨，火烧炮轰，居然无恙。现已一百多年了，虽有几次加固维修，仍屹立于洪波之上，雄姿不减当年，怎不令人生出赞叹。

是夜，解放军虽已取得皋兰山南山攻坚战的胜利，但下山攻城，攻东岗，攻南城，皆攻不动；于是转到西关，据说是，拉了一车西瓜，扮成马家军模样，让会河州土话的战士喊话说，弟兄们，辛苦了，阿们给你们送西瓜来了。时值八月酷暑，马军渴极，相信了，打开城门，解放军遂蜂拥而入，展开激烈巷战，直至彻底胜利。

8月26日清晨，天亮了，红旗插上皋兰山主峰，从山顶到城里，到处是“缴枪不杀”的喊声，口音多是外地的，有点俚。我胆子不小，曾偷偷跟着大人们溜进城里看热闹。沿途可见沟壑里倒着死马和马军士兵尸体，血水沿着沟渠潜流着。没有枪栓的枪、未爆炸的手榴弹、各式刺刀、榴弹炮的炮弹、子弹袋、军用水壶，满街都是，要捡多少有多少。在水北门的城边，我看见一个年轻的马家军伤兵面色苍白，浑身筛糠似的抖，极痛苦的样子，抬头欲起复又趴下。其时，解放军虽控制了全城，但一切还来不及清理。这就是我亲见的兰州之战。

二

那年我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。记忆中天总是黑的，人总是冷得打战，我跟着姐姐出了农校校门，过一片小树林，走进路边王保长家孤零零的小铺。王保长是烙锅盔的，麻脸，无任何表情。我和姐姐各拿一牙锅盔，站着趁热吃了。母亲给王保长说好了的，一学期一算账。这就是我们的早点。那时根本没什么牛肉面。多年后我用阶级斗争头脑在想，王保长作为保甲长，是要管人的，是要搞破坏活动的，可周围荒凉无人，有时还有狼，他是怎么管的呢？王保长及其锅盔铺什么时候消失的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

从兰州农校到兰师附小，须经祁家烟坊，过左公东路，贴着邱家大院墙根走，穿过天主堂什子，再过养园巷，到小梢门，就到了。兰师附小是兰州最好的小学。

就在1949年春天，兰州解放前夕，发生了血洗邱宅的灭门大血案，不但轰动了兰州，轰动了大西北，甚至轰动了全国。邱宅在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。它看上去并不豪华，是一般的四合院，院墙还是干打垒式的土墙，不过常有汽车出入。后来才知，里面住着新疆盛世才的老丈人邱某一家。那时盛世才杀够了人，到南京当什么部长去了，同样在新疆双手沾满鲜血的邱老爷子，却选择到兰州隐居，当起了寓公。但是，怀揣血海深仇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。于是在春天的一个夜晚，有杀手潜伏，里应外合。邱家人当晚有去听戏的，有去吃酒席的，一个个归来迟，正好来一个杀一个，全用冷兵器处置之：邱老爷子被一刀封喉，他自知罪孽深重，

无言；他在西北长官公署当大官的儿子来不及掏枪即被捅翻，他求饶说，我知道弟兄们缺钱，我这里有，多多的拿上，花去，花去。杀手们却铁青着脸说，不要钱，要命！儿媳费某回来得晚，撩起旗袍一下洋车即被刺倒。杀手们一气杀了十多个人，盛世才的外甥女因事留住在公司家，成了唯一的活命者。金银珠宝仍被席卷一空，然后泼上汽油放了一把大火。杀人者是从新疆过来的，潜伏多时了，都是盛世才和邱老爷子的刻骨仇人。此案密令限时侦破，却多日未果，后来是一个涉案的小角色到市集上销赃，露了馅，致使主犯落网被处死；但随着解放战争节节推进，大多数从犯皆不了了之。这是我事后听说的。

出事那天早晨，我们虽是小孩，也被宪兵堵住，一个个搜身；放学回来，又搜一遍身。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吓傻了。从此，一过左公东路临近邱家，我们就飞奔起来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直跑到天主堂门口才停下来。

天主堂也许值得一提。它是一座高大庄严的建筑，对上学路过的我们来说，颇神秘。我有幸随信教的舅母进去过一回。院子里，有各色花木盛开，端庄娴雅的外国修女在走动，大厅里，管风琴悠扬，鹰钩鼻子深眼窝的外国牧师在布道，气氛肃穆，我大气都不敢出。这里好像黄尘滚滚的兰州的一个世外仙境。可是不久，镇反运动中天主堂的内幕被揭开，还办了个展览，我得以第二次进去。据揭露，教堂里有潜伏特务，教士用发报机指挥飞机轰炸，指挥暗杀，破坏抗美援朝，还活埋婴儿，而且不守清规，强奸妇女，罪行累累。不过，展览会后，牧师修女们大多还住在里面，没有全抓起来，只是大门关得更严了。

三

再往前一直走，就走到我们兰师附小的大操场了。我至今能听到当年“踢毛旦”的喧嚣声。西部的孩子有他们自己的玩法。“毛旦”是用布头缝制的圆球，比网球略大，北宋高俅踢“鸳鸯拐”的那种球，亦称蹴鞠，大约就是这个样子。几十人满场子追毛旦，扬起阵阵尘埃。后来又改成了手抛毛旦，空中接力，几十人又争抢得人仰马翻，场面与今天的橄榄球无异。

我小时的好友、同班同学王世强回忆说，一年级时成立小足球队（实为毛旦队），让大家给球队起名儿，我居然提出叫“民主”，老师也同意了。他感慨道，当时还是国民党时期，你就知道了“民主”，可见在最封闭的西部，进步的声音也在走进幼小的心灵。

当然，要论场面的激烈、火爆，还得说“碰斗鸡”，也叫“叠罗汉”。那是冬